

紫園草卷十

衡郡曾朝節著

書

貽同志書

近日陽明白沙敬齋三先生已從祀忽不意成此盛舉不勝喜躍初發議惟陽明白沙而廷議乃多不予陽明左袒白沙者亦少先後各以其見上雜然而舉之幾如聚訟元相申公乃克折衷羣議特疏三先生之學請於

天子旨既允行而尤丁寧於尚實行戒空談以明示

所以風厲之意其關於世教豈小乎哉夫世之學者
支離聖人之旨蓋亦緣考亭之以窮理釋格物欲直
截而求入門其道無繇陽明先生龍場歸來揭致良
知三字倡於天下然後學者知聖人之學若此其易
簡令有下手不為章句所困其於開關啓鑰之功要
於考亭而後掇正其末流弗可泯也白沙靜中養出
端倪彼其獨得之趣真所謂身居萬物中心在萬物
上者終日與從游者言曾不及其精微以是當時亦
鮮知之而况今日哉白沙以來有一心齋人知其為
陽明高第不知其所造願有異者發明格致之旨宛

若親口受之孔曾斷斷無疑於後世今讀其遺教錄
多所超悟於洙泗之傳曠世之餘耳目一新知者視
白沙愈寡寧不悼惜昨議間有及之差足解頤耳然
自良知之說勝為考亭之學者不復一見其人其弊
至使人任心而遺迹直截易簡卒以踈漏忽畧滑稽
者假借其名口良知心盜蹏又不足言矣以視考亭
之徒確守涵養進學之訓勞憊於考索誦習之繁而
亦敦篤於日用事物之實其見不甚超而守則固其
論不甚偉而志則真就其所至殆莫不文質有所底
焉若文清敬齋則固儼然學者之典刑而無間然者

矣故是舉必及敬齋以續文清而與陽明白沙為四
將使天下之士有聞陳王之風而興乎乃愈慎之於
操履有聞薛胡之風而興乎乃亦求之於宗源庶為
無謬於學術無愧為全德矣目擊清世顯白儒術而
尊崇之深為世道之慶故次述得允之槩以報同志
允我同志尚期相與砥礪以共無負於
詔旨哉

與友人論文書

某頓首某足下某愚闇鈍劣眇窺識其於古文字間
讀之如立堂下望堂上人曾不得正視矧舉其形貌

辨其聲響纏纏言之哉抑有可言者則古人之精神
而已精神者人形貌所自充聲響所從發然不獨人
也夫文亦若是者故善學古人之文必先求之精神
精神內腴形聲外暢聽觀者曰形聲異也不知其神
之為也精贖神逸形貌衰聲響微矣且古人之文所
為異於今者何也實先具而言隨之不期文而文生
焉蓋古人雖未嘗秉筆學為文字如後世翰鄉墨士
之雕繪以新知名然亦豈直莽鹵率易如市談村謠
之漫無所擇而輕為之言哉彼其所以求於一原者
固甚約而所取於天地萬物者則甚博故天人性命

紫園集卷十一
之理既已探索證悟得其所謂一以為之本而幽之
鬼神明之禮樂仰之觀俯之察古之變今之宜有犁
然當於心者夫是以論著則道顯紀述則事核一時
言之萬世以為經不期於文而後世之文卒莫有及
者所謂實先具者也是文者古人之形貌聲響而實
者古人之精神模擬形聲之似而遺其精神奈何以
是學古人之文哉六經而後號為文章家者代亦有
人吾不知其於古人如何至其各因所見以成一家
之言則老莊諸子莫不皆然此所以稱於後世而異
乎今之補綴粉澤者也是亦所謂實先具而言隨之

不期文而文生者也則欲為古人之文舍精神奚求
哉辱切磋敢以是求質正惟幸有以教我某再拜

謝岷殿下啓

祇役 名藩恭承 殊眄 廣庭之宴甚設秩秩登

筵 華館之游共歡雍雍布席縱笑談於軒榭舒情
想於飛潛凭水閣之潏潢透迤竹徑坐洞天之窅窳
縹緲雲山而

賢王殿下精心樂善雅意好文時慷慨以舉觴亦從
容而博訪不佞節猥緣介使叨清賞於秋期有激玄
言寄孤吟於月夜第覺蕪穢祗切竦慙頃來北首燕

路南望楚鄉念結 冲懷神遊仙苑願猶遙軫眷知
貺頒劄諭捧爵憶當年之醴著履記散步之遊輕葛
笥歲所以俟時古圖鑒貌匪伊玩物拜命之辱何以
報稱屬有撰著之冗遣官還率然具啓以謝伏惟岳
宥不宣

請座師啓

伏以台星揚紫極之輝幽遐入照鈞化轉青陽之令
莖李在門屬帝廷之考績方終正師席之摳衣有暇
俯陳俎豆翹切宮墻恭惟老師河嶽神人乾坤間氣
徊翔金馬茂先之博識絕倫獻納黼幃玄素之謹忠

並羨眷深爰立四方已仰其德
登於泰道寰區共慶冕弁同歡其年漸入
未效鉛刀之用喜望塵於此日彌勤衮服之瞻循大
計以再來盍簪中外盼清光於一諾奏記崇巖謹涓
是月某日春饒寒谷欣景物之維新日麗光天覺韶
華之正永弘開帷幄擬多士以雲從迭薦藻芹稟周
行於玉唾伏願鑒以積忱念非私惠黃扉暫下移天
柱於雲邊赤舄遙臨藹春風於座上

王先生官諭赴金陵請啓

恭惟鼇禁演綸久繫台衡之望虎闈振翼遂高宮案

之班綰留京之鑰領袖文昌闢學士之堂優游典冊
既承恩於闕下忽悵別於路岐臺倚鳳凰想揮毫於
獨步門餘莩李願執鞭而無從歌將動於驪駒敬庶
伸於瓠葉是月十有五令節寔屆中秋筵敞新涼
愜冲襟之間適鏡開清影宜仙賞以徘徊削牘展談
卜龜得吉席虛黃閣占八相之有期色借絳帷擬留
歡於此夕莫涯榮籍不任瞻依

請太尊啓

洗墨彈冠挹春風之駘蕩開筵受爵接晝日以從容
頻來長者之車不淺明公之貺釋幽憂而蒙碩盼預

覺心開飽德誼而省分涯惟深汗愧夙念久勤於嚮
往菲情欲竭而蹉跎欣初夏之薦和三日云吉擬高
軒之肯過一酌可嘗雖無德而式舞式歌謂有暇而
以游以豫倘垂光於圭篲期錫譽於笑言款勒悃誠
僭陳台次

移居招客

一枝初穩既蒙宇庇之餘三五未成重荷帑頌之渥
剪蔬炊黍慙廢禮於棘人開逕掃門異回車於陋巷
賀王先生少宰啓

上公調燮佇看大拜之榮少宰銓綜欣覩新恩之重

東園草卷十一
同望久懸於北闕清華特冠於南曹逢掖並歡門墻
背慶恭惟老師搏雲鵬海就日鳳池六書七錄舊編
備武庫之奇隻字片辭彩筆漾文瀾之秀燃藜石室
視草玉堂佐冑監以橫經晉宮寮而握篆留院之遺
蹤未泯景對蓬山成均之正席彌尊陰連槐市
帝乃謂宿學宜在左右人亦擬先生必為孤卿遂即
陪京擢貳太宰將畀重舟楫霖雨之托疇克任心膂
股肱之司某等舊辱甄陶快瞻夢卜宮闈碣石想色
笑以非遙鴈度鍾山托悃忱而若對

復費沱陽書

自文入蜀此中無從得蜀消息去冬令弟沱淪別駕
來選略聞起居耳丈平生飄飄埃壒之外二氏家言
欣欣談之其於吾儒定靜之旨雅有契也盖今日用
以治郫有端緒矣豈非蜀人幸哉不佞蹇薄守史事
荏苒日月無可以語於知己簪組羈束逐逐塵勞豈
如清嘯林臯同心促膝證所自得之為快暢乎九疑
月巖興到如將舉足登之恨與知己皆且了俗不暇
耳

答劉凝齋公書

久不獲聞在鎮起居然自旌麾入兩粵蠻谷海波清

是無事此繇龍警服於素望先聲抑亦處置得宜清淨
不擾之效也其未嘗習兩粵事者也碩竊意海寇之
患惠潮間也未至固須防禦至則固須格鬪此未可
言恭多事矣乃如谿峒之寇間出而鈔掠剽竊第其
本俗小即禁戢甚即緝捕而戮之足以懲矣而必欲
滅其種類夷其土地而置城邑也能哉蓋惟老先生
憫此無辜橫被殺戮之為無益故動則與定靜則與
安威德所暢一方之民直帖息於轅門之外矣功德
豈淺鮮哉

與知休上人

花藥與公別辱示不佞遇合事甚具昔懶殘之於鄴
侯蓋如此然公之道當高懶殘而不佞之於鄴侯豈
有及哉惟不自隳頽庶幾於異日為南山中更增一
故事乃大奇也舍弟守齋來枉我白雲之篇二十八
字清楚泠泠頓滌塵慮擬為和章嗣更有便寄上桂
花茶時對二三知己共烹而嘗之清味溢齒頰矣明
歲便歸有以謝不宣

與遜菴上人

領諭必欲以葺殿記見屬明夏乞差便歸當面相商
確乃如諭耳葺殿之成殊費公心力得無妨靜功乎

然心境本靜即日在應接中莫非靜境纔見外境為
鬧亦是我心自鬧如此則雖住巖崖間寂不作一事
未言靜也境豈有二哉向惠龍團香簞山中清品遠
以餉我好致在唇吻間矣舍弟旋附謝不宣

復遜菴上人

行時辱杖屨過山莊枉別則嶽山已有暮色不能數
語就道方外人應笑我忙藏經閣之成上人為衡陽
開一道場人當永劫護持何謂文士偶不利竟得藉
口雖然成者有色成固可使之壞色者本空成壞於
我何有藏經閣亦如海中之蜃樓非無非有上人豈

得以為意哉近林壽軒公來承上人見訊且知歸坐
小崧山中伏惟清適不佞羈紲一官少得避塵息影
以求小進向來寸悟晏坐證之道覺不遠日以蹉跎
精神不歸一路畢竟何成乃嘆慕逃之方外者棲心
澹泊則念不分託迹林崑則心無繫認云身處塵溷
心若冰雪終相萬矣上人何以教之

寄李文

曩者歸匆匆而北所韻並輶林園賡奏風月以庶幾
於幽人之清侶迄無剩日從之違本情矣即無論縱
步皆佳山水吟覽之不給清晝高齋一切無繫客至

彈碁命酌便稱蓬丘上仙風塵俗狀視之霄壤安得而不企仰乎

與諸丈

歲月易得序啓令辰與念同袍悵結無已伏惟席玉握珠鼎鼎詞壇駿發菁藻泄靈光嶽於以張楚而重我郡也不在茲乎將問行李壯首燕路不佞願拭塵几於其至止

與陽丈

往憶洞庭丁公見夢同舟必有舉首應之不佞雖叨占第大物固在此以讓諸公也今足下羽毛既具一

自千里是在斯時投足而前用副神明之賦置之

寄王丈

別來忽忽三載伏惟起居暢適遊於物外者即一丘一壑足以寄傲而况嶽峯之麓湘水之上無非佳勝詩景在前遊情不淺豈亦常與念同好乎不佞株守閒局日亦苦此塵勞謀歸未由悵結千里

與鍾順齋書

頃喜丈榮取入謂即補北省可以相朝夕北省近夾陛立清峻然南省以遠故小大無他悻悻有口者耳

其嚴重無與比壯顧不逮也蓋取南省與丈以此然
南省嚴重非第以有口也雷霆之擊人也人誠憚之
矣惟操其擊之之權而不輕用忽然而一擊舉莫之
能測焉故人恐其將擊已也採聽廣也而欲其意
以慎故不漏相遇厚也而欲其簡以踈故不繁是以
彈章未之入而望之者肅風采未之睹而聞之者服
也自丈之發都門也相知者莫不稱曰順齋丈到南
中疏入必有當於今者其氣剛直其識英敏非庸庸
也夫以丈之素所以繫於人如此

寄王分巡書

敵郡幾為潞府封地適有天幸 皇上篤念具通移
之衛輝不則卑濕此土彈丸耳顛顛子遺豈克贍茲
役也郡當游饑之後又困量田之擾未少蘇息且聞
條鞭作苦無所控訴是固便計也於衛則左何者穀
賤至一金十餘石窮民薄田之家攤糧乍多穀即賤
鬻不能售而諸役並徵金錢何所藉手糧之不均過
在初任事者不可改圖獨惜山荒水窪之田素不能
多受糧而暴與腴田等度難支逃徙亦足憫恤調停
斟酌固有石畫引領望焉

復程節推書

方吾文用才名新第傑然有以自負乃過自抑損相就談議竟日無所厭執禮之謙至不可當今旌旆入蜀已數月於蜀吏治習之矣古人之學微精一三字為喫緊微者泯聲色不顯也精者務細密不麓也一者常微常精不二也執中為本領三者本領功夫也終日千酬萬應必求至當是謂執中稍自暴露稍自忽略即有過差而不自覺以吾文敏練宏裕之才於天下何所不可為願益味於三言以求其當蓋古人所汲汲今人所迂而不談吾文素不吾迂則復抗顏言之耳

寄余東老書

為政荒邑傾餼德音念載分携惟縈企注辛已夏用使事取道仙鄉竟艱良晤知翁之念舊游不減節之劇于一見半度也遠惟懸車之久素操潔蘆丘中晏然有以自樂深用嘆慕節計偕風塵久乃見售忝茲班行非所希冀顧緣計偕之暇常曾求之古人混俗涉世知有用力處而驚鈍弗前終怯擔荷則思炙門下箴砭及之彌切切耳方門下之去荒邑也先君與諸孤切磋此學雅稱家庭之樂今先君即世十餘年弟簡死于哀毀惟節與弟符等如昨要非復往者之

紫屋草卷十一
佳致也曩辱通家之雅聞之不酸鼻乎燕越遠隔縮地未由敬托便羽勒此積抱

寄徐魯源觀察書

斗仰緒言頃諧親炙不鄙猥示志學及舜禹文武周孔孟氏統承大旨良慰饑渴節竊惟古人之學近在日常至善二言的為繩墨念念惟此乃謂知止古人之學本在一心善明身誠明無疑矣且學且思且思且學忘食忘寢務以得之恍然自得乃謂知道顧念獨學則精神不相逼因循則歲月與流波同駛有不

再得之嘆所願追塵名德印可宗盟覲晤則難乖違則促情寧不依依乎

答周合川書

頃者伏奉翰教無任浣慰曩具啓附問翁近來究竟念翁於學孜孜一生必有所至恨節無從面承之也夫學者學孔子而已究竟者究竟此而已然人孰不謂學孔子哉坦然周行而迷者千岐比其歸也去孔

萬里擇不擇之效也乃有非孔非孟非老非釋更創塗轍以為絕學標異於恢詭獨驚而靡式必且究竟之如何哉節懼周行之背馳審岐路之易惑敬以質翁願翁教之焉貴州領薦諸君來獲論起居其旋也

草草以復并述鄙懷亮在不宣

答陳侍御書

來教下問諄復其愚鄙何知江以南事而有一得之獻哉竊意今之為江以南者誠亦不易矣法敝於因循縱弛必有以整刷振起之而其俗之所安漸不知有法惟順非襲玩之為得不則謂苦我也此豈一日之故哉然我本無用苦之視此三尺整刷振起因循縱弛之弊其誰能干之蓋此心固軫元元之念不啻拯溺救焚為也真誠溢發民有龔威而孚德矣縣令之於民親矣視上之責之責之以能彼將勉而為能

吏也責之以良彼將勉而為良吏也何者糾舉之權在也今莫不稱法令所以察郡縣者固嚴乃操縱之者則係直指簿書期會之外風厲以所督責之意在此不在彼苟非頑鈍亡耻之甚者其有自外於德意乎蓋今之為郡縣者大率務矯飾名行取具虛文挾苟且之意以眩一時之知而惟在上者臨之以嚴明感之以至誠彼有愧而阻耳我丈融朗明達之識練習宏裕之才本足以肩鴻鉅批紛難而真醇篤實之行坦夷冲粹之度見莫不信愛而感服者固社稷之重器廊廟之上材也乃何憂江以南哉

答孟主事書

忽奉翰教論發憤忘憂之旨益真切此即丈之發憤也何憂不至樂境哉樂者心之本體不發憤不能自見本心未見本心未可遽言樂然見本心矣自得樂體矣尚須存養尚須研磨體貼之日用印證之六經道理儘無窮功夫儘無窮也蓋孔子所云發憤是從千古看來在宇宙中立此大志願發憤有得則天下何者可以加於我而又何憂之有哉某向家居稍稍窺見古人之志惟是根器鈍劣因循病志纔覺振發旋乃昏惰悠悠歲月恐終負此生矣冀丈加鞭策焉使還投筆以復伏惟教之不宜

答馬連城侍御書

俱當髫髻萍聚一時固偶然不足竒耳踪跡相隔垂三十年乃始復合於禮闈揭榜後斯不亦竒耶既同第進士乃又同讀中秘書麗澤軒相朝夕論心譚藝出聯轡坐促席無時而不同也斯不亦竒之竒耶事足以傳竒矣襟期刺謬即竒無稱乃惟年兄念軫綈袍情投蘭臭不啻館誼之篤而已又交道所藉以為榮也不佞其其何能忘之顧念碌碌守株庸劣卑鄙空耗官家廩祿奚補明時乎而丈持使節行吳越自

鹽法外諸所宜興罷念一至有司競競趨令如流水
耳視曩在館不逡巡效章句生則嬉遊若不省事人
華實不逕廷我初代多冗遂勤存記枉及交好豈勝
感戢使旋肅此附謝伏冀自玉種種不宣

答劉君書

所示佳什咸有踔厲奮迅之氣咨嗟慨慷不平之音
為惜里有畜志居球昂然不恒之夫以詭于時無所
攄泄如驥于轅鷹于鞞幾萬里而無從有悲鳴也知
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在昔嘆之我第手一編燕邸
為監儒不關天下事而能謀所知我此又足笑矣所

貴君子知物莫不有尸其柄者抱負愈奇引抑愈下
姑以待時不生羨慕時至遇合秉麾登壇與古較然
阨塞竟已則葆真韜美浮沉舊列相羊嘯歌足以忘
年又安所冀我向不佞章句二十年業故不廢得失
淹速則一任之士平居慨然向往問當世治平不耳
豈為其一身縈縈哉

復曹冲字塩院書

祕館經年筆硯連席麗澤軒中譚藝論心諧笑嘲諢
日未嘗不移時也乃或休沐郊遊擇幽選勝並轡而
出則命酌芳樹歌詠共作響振山谷亦一時之豪遊

已自頃館事既畢各縻公期會稱不易然遠郊之極
勝貴家之名園崇臺華榭足不得至猶藉招尋時集
心賞謂可相續迭主逆賓極意遊從無憂岑寂已忽
使者四出居人漸覺色慘今文亦持斧淮揚矣不佞
庸庸虛縮空職據几小樓第聞落木悽切蕭瑟之景
漏有之以今况昔則離群之致動於絃絃真謂亮節
難為音矣文其亦念之耶弟又伏念士固貴効之時
細人長不尺寸虛竊官家廩食功德不及一蟻悠悠
白日西下而竟已亦豈志士之初想也我文肅將左
事激揚寄之自鹽法外民之疾苦無所不得問一

善敗悉關興罷誠若千里之御總轡遵塗疾徐緩急
斯任之矣取與索居束手若不曉事之夫較其華實
不甚辨哉昂首咨咨而慕誠不謂寒熱燥熱握柄乃
有勞績不碌碌免素餐之譏也文亦以為然耶輒因
華牘枉存列所欲宜用復知已千萬鑒亮不備

復費明府書

比得手教示以歸念之切此何也士屈首受業為儒
乃至數十年始博一官即不效鄙夫務豐其囊橐貪
饗不止者之為顧不計其平生所願施之民物濡忍
而就之豈以一去之為快斯謂得耶耽玄嗜寂空幻

人世丈墮此癖不佞願效箴砭焉及其徑仄境惡物情不符或可先幾棄哲掉臂拂袖與世不涉而方耶人歌德蜀士頌義宦譽休美遂復情馳泉石夢結漁樵身洵樂矣義於何有翰稱倘還山中推所自得舉以相報不佞心固欲之而不慊丈之愬然於耶也羽便述此為告用斷留去不盡不盡

答張念華督漕書

年好館誼日相逐燕市珥筆則禁中接席揮塵而九州之外無不及馬尤以楚粵壤連其風不殊驩洽為篤乃或並騎郊遊名花如笑青山為主停盃探韻倚

馬含毫斯樂何似今丈持斧建節江霜威稜
凌七省間矣雅稱雄峻意無不得至念舊游啖米茹
雪風景索莫豈不一酸鼻耶丈夫出而肩世期在策
魚樹猷澤流細人福永 皇社我丈匡庇之略自其
夙抱努力當代良所注仰如不佞碌碌樵于衡釣于
湘或力勝之矣瑤札見訊肅此為復種種不宣

答馬主事書

使采惠瓊札謬擬有所著作弟舊學無狀頃者守官
逐逐耳有暇畧乎風塵者時日之蝕也應接者本業
之仇也即有間懶魔至矣豈足聞於作者我丈斌斌

吳產珠編玉綴何美而不具乎是所注思覲於啓矇
發曠如饑渴也弟之所效於左右則謂匡庇之業倚
於賢豪異日所為經略區宇翊贊廟社以其講求之
素積而貯之是今日仕學之大件用世之豫謀也如
弟歲月侵尋才質並下久當踈伏世不以責我耳何
如何如

復合川翁書

昨歲于役 岷 吉謂以其間且將遍遊吾鄉之勝
九疑玄德之所委蛻月巖無極之所鍾毓而翁年踰
從心孜孜此學衰然在茲固所慕而遊者不獨以其

勝也乃蔽邑時竟緣他務冗行迫之歲除瓜而
前念中斷夫豈不稱知山咫尺尚堪償宿願
及時而從杖屨親炙眸容一消鄙悵所究竟歲晚
舉以見示則汲汲之本心也而今期抑遠矣可如何
我節材駕下學復不力往在家食嘗讀大學正心章
微有所見私計自是以往涵養歲時可冀萬一成就
蓋迄今十餘年久矣猶故吾也則自恨心力之不專
習氣牽纏歲復一歲日晷冉冉而西下倘一見翁不
直教之意象頓新豈非快乎前聞翁語不甚領略節
竊謂大學之言止至善即虞廷所謂執中知止即所

謂擇中如鳥之於丘隅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學者於道有悟而能以此持循弗失其近道也已我是真見六經皆我印證我是意見六經皆我影響翁謂何如既阻面質聊以其梗槩遠訊便幸教之外書近作二首於小扇奉納掌握不宣

答蕭念渠

客夏潞灣追隨仙鷁依戀光儀途次相違輒形短咏忽忽歲周北首燕路則丈簡命閱邊而西幸值車駐仙郵敝輶馳迅殊阻傾蓋今丈遍歷西陲形勢虛實強弱邊政善敗利害舉無遁情然事有妨於直發迹

或嫌於索癡此將吏所以習偷軍威所以日懦也優卹士卒令飽而嬉察舉才將碁置要地凡邊皆然西號少安尤稱卑薄知丈之有意乎振刷之也猥况教札輒附荒楮勒所欲言以復惟門下亮宥之不宣

寄李斗野太守書

客歲還敝里門下過而禮之自秋逮春蓋里中半年門下如將諒其心猥以見重不佞節亦自謂知門下而心重之非以言辭借也一別入都亦復半年仁政德教日以孚洽當事諸公其亦有蘆而知之者乎不涉其地諉之風聽見與聞參即百不失一心知之而

或格之於理謂何將卜世道於察舉焉燈節鴈峰之遊郡人競以百千炬蟻緣而上以為公樂移席堦上酌而臨之東岼居人亦復盛陳燈火燈影蕩漾水中如列陣然遙以樂公即公亦不知其何以然也斯亦盛事哉此宜歌詠傳於久遠門下不首倡不佞節亦以冗廢然是烏可缺也惟門下圖之將操巴曲續貂焉郡塔辱留念七級之莪千禩頌功而歸德有可慶分為不貲之工費助豈其靳之羽便肅此修謝并以言惟門下亮之不宣

寄慕雲分巡書

今明公校大比士後四境晏謐無事則居多清暇雖孑然卑羈乎歲時豐稔民于于鼓腹嬉白月之夕舉酒對之未為不愉快也大比誠郡得數輩入彀毋重負明公鑪錘而後喜可知也郡塔自藉留念頒錘捐助郡人倍感動顧工鉅費不貲謂不印上而期落成則茫茫而擬鬼輸神相難矣此邦風氣澆淳聚散不能匿明公之鑒將於茲補造化之未完隱軫乎此曠然振策功德藐然之陋土豈其靳之顓望顓望羽便肅此奉謝候并附區區惟明公原亮不宣

寄丁海暘書

夙所傾慕奉教都門已為良邁銓部乃即以畀吾郡
何其大奇乎當別而與公促膝心心密契言言印可
此所欲期之異世者而今乃在公又何其大奇乎自
公之別無有與談者矣領公訓言自保任自克拓庶
幾有成哉則冀公督教焉今公在郡時而發默而運
不言而人信之於世必有合也張君得元氏縣幕往
矣郡塔務留念多方處分不至停閣千萬千萬羽便
肅候惟亮在不宣

答鄧定宇公書

往在家食里壤密邇傾飫風範摳衣無從晚廁館末

得階親炙會門下還豫章久矣又久之而駕始入乃
幸日奉色笑覲一步趨則私以為矩矱聆一言議則
私以為典訓非第以嚴先進也惴惴惟不肖之是愧
而冀稟印焉去年以使命行見諭當復請假未即北
首翰至果然則曩所願朝夕依依門屏之初念坐乖
隔矣可如之何哉自漢唐以來道學大儒當鼎足之
任者極少論儒效於相業何其難也元初有一文正
重以存如綫之緒於晦蝕之時其心獨苦而亦未究
於用他則卒未覲焉緬惟先生身任斯道之重歸然
海內儒宗也世既莫不拭目少選則且有鼎足之任

大儒之效所不一試於輓近者非先生又孰望焉其
不肖倘身親見之誠以為古今一快願先生留意也
龍華近亦有志於學此學之旨向未密叩於函文必
有以示龍華轉以見貺則私淑固有日也餘惟為道
珍愛不宣

復凝翁書

舊例大臣乞休屢疏而後得請固國體也楚以江陵
故有為之構怨者禍遂中之於全楚一時卿貳剝擊
殆盡即小魯公清望在人咸稱宜去老先生勛績崇
茂在事孰不稔之紛紜之論亦欲甘心故疏入而先

雖政府相知不深亦姑以息一時之橫議而清其德
音也曾與老先生游者自南來極口稱之於政府政
府聽之矣能及其膚末耳有如諸公親見之鑒其貌
知其非常人與語古今論刺時事輿罷所宜英英鑿
鑿也世既無兩之者倚之惟恐其去已焉以在南中
遠人無從悉其平生朝廷有其人人不究其用古人
猶欲拔之於末位搜之於巖穴而今何以然哉不佞
節常以此語於人恨不能人置一喙且奈何南山高
湘水清長嘯鸞鳴沉唵谷應名蹟標於勝區盛事托
之素業此不亦知足知止者之美談乎乃或用人惟

論於公乍去而竟思當急而望濟世自不能終
山固不得久淹也

復合川書

蒙批示大學舊本臆言不背孔子之初旨又得聞心
齋先生未傳於世之遺言印證不錯且愧且喜節紬
繹此書刊落聞見積歲覆按前後商定質之中庸以
及六經信脉絡之惟一路而功夫初無兩途語於同
志亦少牴牾後乃有督以下筆書之者又久之而後
成此蓋近求東淘遠尊洙泗匪苟安於衆疑惟擬議
於至當言下之意渙然有獨覺其氷解者然雖付之

剗刷猶若箴之曾臆各有曾臆疇為深言亦緣先入
主之俗物牽之訓詁亂之舉業奪之尚有俟於異日
何得免乎覆瓿惟翁心齋先生高第弟子也親承訓
誨身體心悟肆於鄙心曾不齟齬故就正必於有道
岐路易以亡羊既點頭而道是愈快心於同然也翁
復見教舉誠意以貫此章其語極確若逐段嵌入恐
未免增益初旨畫足為蛇近見楚侗公看大學通篇
以一貫立論亦似剝語愚見謂讀古人之言只當領
略其內何事推演於外若以己意著書所見皆有合
所語皆相通無不可也何如何如濂溪先生為衡陽

鄭龍圖學士之甥楚鄉祠事非一而衡曠缺至今節以告於學道兩學具呈得允奉主石鼓固未能專祠欲以存羊攀援貴州借光敝郡要以興起士人或翁所樂聞也節歸忽忽除服矣北上之期擬在秋初亟願訪春陵登月巖面質耆舊踐盟久要於還臨武之日也光壁公為節所取士既懼擾之尤引嫌而不可奈何哉幸奉手教并布耿耿草草

與蔡毓吾提學書

曩歲台駕試士敝郡辱禮廬次再領腆惠方拘拘草土尊酒石鼓奉教少選未能也悵結可言節忽忽除

禫矣增嘆逝波之駛而門下積望既久將恐新命至不復借色於湘嶽收採景物於奚囊讀南嶽數行則愈想且慕耳私衷有所欲陳亦緣乖隔末由面布敢托楮墨上之敝邑司馬凝齋先生庠士以祀鄉賢呈而府縣結勘之牘既具申文臺矣道路脩阻引領批示久猶未下節於凝齋先生為同里後進平生景仰視庠士加稔焉何得不於門下詳之也自癸卯鄉薦守公車十年日讀書深山中無所不博綜絕不以寸紙通邑令此窮居為後學楷模也既登第為令為南垣皆有聲南垣奏議尚在摺紳口吻乞病還程書杜

門文章經濟歲以宏裕方是時違讒落職堅卧矣雷
古和諸名公言之於諸公起於家不數歲開府於閩
任勞任怨主在便公家耳其有所不白楚侗公力爭
之於朝以能有卹典若在貴省在兩廣以及為臺長
為八座則愈昭昭無可議矣其為人長髯脩貌不輕
捨一詞驟而與接骯髒難合深交狎處薦誠真率未
嘗不披豁也坐而談世務論名理倒囊而出當機而
應所蘊藉淵邃矣于以敷歷中外峻厥風猷殆非流
俗尋常所可望敝郡所謂鄉先生者恐未有與之伯
仲者也若人而不得祀於一鄉則欲風厲後學何繇

乎惟公祖陟明序幽咸精品覈衆稽通察不遺葑菲
節之瞽說或左右所採聽也輒因羽便僭瀆千萬留
念不任悚息遊南嶽短述及大學舊本臆言塵郢削
種種不宣

答鄒南臯吏部書

弟去春禫除後可以恣南山之遊恒咨咨念曰安得
南臯丈來而携手祝融之巔乎不直論心愉快也答
山靈之望且為他日嶽乘重企想不能已祝融君乃
效太乙舉青藜杖照耀校讎之室侍者不答乃大恐
文亦遂無意祝融棄筇卻步顧獨柰咨咨念者何丈

之假歸久也

主上靜攝章奏多不時覽再請而後補丈亦偃蹇不
勉就道然亦惡得恣然主恩乎自謫戍至今十三四
年天下望即旦而領天下過循常格積分而寸丈雖
恬然與俗情異要於礪世之術差左也在文則須出
耳何如何如奉丈劄教督弟倡學士友間弟不佞無
能為役俟丈至登壇說法則有皈依士友多喜佛法
粗視儒不知正學佛耶孔耶以為同乎有不同者射
者於此毫釐於彼尋丈可不辨哉暫復俟面訂不宣

復艾熙亭書

見委誥軸久貯待便羽赴南中者不少恐浮沉重
今手劄至即封付幸照收年丈疏歸柄政者留之重
才也遑恤容邸之苦不即一處直需時耳年丈乃欲
再疏乎世有用我者未甚厭棄也於義宜久不宜速
乃亦何至作人世玩具舉平生棄之乎鼎鼎世間本
無所依傍度尚可為用則行之操柄涉事施濟必博
庶為不辜所學人方注擬曾不少俟引去之為快視
南中之羈馭甚於西戍過也即年丈遄歸而第放浪
山水于以輕篋人爵亦但若麋鹿之便林草而畏束
縛安在其與古人不隨不激相時用世者同軌轍也

弟不敢以一隅之議偏至之行效于年文故為是中庸之說古德之稱用以相廣待之歲月意不急才虛文相縻靡靡厭棄焉乃始介如石不俟終日毋為是濡滯也義則當矣何如何以不得面質喋喋紙上以復千萬裁之

復楊復所年文書

昨因丈坐齋頭得陳愚見大意欲文學孔子不讀佛書得一寸得之孔子者失一寸失却孔子者不與佛論得失是見丈津津於佛雖儒衣冠儒黨侶非其好也而學術置之不辨不免毫釐千里今舉世好佛何

所置喙而必以視丈念丈處人必以爲此有之也士指詎疑屈又却被佛法引去甚遠豈有賴我弟之鄙劣愛慕之意遂効此愚今丈方云我且安能辨豈其心實兩見而捨彼還此哉誠決其非情許也至於取益師友則宜即以孔子為師矣孔子者吾師之友之不則吾慎擇焉節取焉毋得言一語而皆是不可偏主也而近溪先生真在學何敢謂其不然談議或涉於操脩本情一飯於釋氏蓋嘗執弟手後容語曰君不喜佛乃何不讀佛書則答曰孔氏遺言心尚未了他所不暇蓋心皈於佛駸駸入之雖欲

不從佛塗轍不可得矣但信此心多少不盡分處亦不復問此學佛之弊丈豈得為近溪諱哉弟見丈稱說太過輒不能解復因札至聊喋喋如此千萬詳之庭訓紀容覽有得另復燒鶩細茶惠謝謝

又復揚文書

昨者薄暮領札教會有人墮產之惱據几草復不及覽所謂庭訓紀者相商訂早乃覽數過乃絕不見其談佛不離孝親敬長庸德庸言之間偶一二語出內典又噤不發豈欲學者讀佛書而教家庭不爾耶將平日熟聞之而不以傳耶弟即所紀証以鄙心有

所不合者摘而標之仍用請質蓋學者立言不易知言尤不易言及學術關係不小各出所見以俟有道乃得定論不墮一偏之見豈顧自異而好為辨哉丈覽弟所標有所不合亦望逐段評駁并擲原本示之弟將更有復焉草草上

答周心銘侍御

今西虜得意未遁去咸以為不大創必逾生心我猶諉曰兵不能卒強食不能卒贍將立而視民肝腦啖虜乎不虎狼視虜第曰犬羊耳歲媚而益逞甘之乎戰而小鈍則憤憤則厲乃與戰習而目無虜兵未有

不習而能戰也今講戰者不急責戰將者寬夫父兄之責子弟學也必嚴予之程父兄之任外傳也必予之權得張弛焉父兄不中制也傳張弛之要以赴嚴程而不敢惰今之邊事則何獨不然丈持斧往也適西邊舊任事者罷而代者計何所出蓋丈一發議而計定矣札至下問因僭及以俟石畫諸離合款款姑略之不任馳神

復張右川分巡書

節苦卧不值門下建節來也不則釋除之久即可以捧席執酌從芝蓋湘水之上五峰之巔為觴咏之樂

故同齒于南宮有兄弟誼可以其間忘分論心延津之劍合曲江之遊續不亦快勝歟顧分緣薄耳殊嘆恨于蚤出也敝郡俗用本富無商賈食地上毛而止多種而寡收民尚以穀入相給免于啼號今略稍異歲既連遭歉條鞭金錢不能待穀之有善價穀賤糶而民無餘廩難乎其春夏之哺盜亦因而萌起必時其犯而懲之則復衰止蓋其勢大抵然也今幸公祖網紀于上仁明並運操縱以法民亦當相與晏謚享坐鎮之庇抑何幸哉

寄楚門文書

弟憂居在里三年年丈杜門養高少領清論別來念
之轉劇二三兄弟皆暮齒在人世寧復幾十年而乃
踈絕寡懽亦何以異於隔世異域者在弟可矣今
與密齋益齋二兄不可追為會社乎何乃為獨樂也
一笑一笑

復密齋文書

頃得手教謂慎獨之獨不當作獨處此自學庸本文
如此朱子看得太深以獨知當之亦未可非但不是
立言本意孔門見人只在獨處時做不好事深有味
於武公不愧屋漏之詩故反覆以此提醒人弟亦的

然此孔門喫緊之意本在此也更思商訂幸再教之
不宣

復王忠翁座師書

臆言之鄙承老師俯加寓目且欲為是正此節求教
師門本心在京師初未敢遍以告人惟一二同志見
之乃多不甚究其失得未有以一語評議是節終無
所歸着而獲受益之地也世蓋好禪語者衆不則詞
章耳博士習耳誰能於正學而思切磋者此惟老師
知節之苦心亦惟老師知節之可否倘於清燕一一
批塗其駁令復有以辨質節之受益當何如也

東艾熙亭中丞

昨讀門下薦周君應中葉君春及疏不遺幽沉之賢
別白明時以毋負網羅英異之會將離闕廷建節而
西乃猶惓惓以人事君之誼若此顧節不無厚望門
下謂但知州縣之賢人之薦剡所不能及不知藩臬
固亦有遺賢雖薦之而知或未深徒以塞責終莫有
能用之者則尤所可痛惜也同鄉如桂陽州之陳尚
伊襄陽之鄭繼之此二君者皆稱楚之高賢而陳君
於節為同郡知之獨深自縣令為刑部曹郎歷僉事
叅議陞副使方駸駸嚮用遂棄官家居蓋正江陵相

用事時也在官清操勁氣絕異俗異趨而日所與
同志語感激不平咨咨嗟嘆形於顏色故所至務以
利民澹於取譽然當時亦多知其為人而渠乃自不
欲榮進也辛巳入賀後遂棄官居深山中已十年不
一至州城家貧甚曾不足比於上農布衣粗食僅自
給心泊如也節嘗告於本省撫按邵公甘公曰士大
夫隱居多托之於漁樵乃陳君則真漁真樵也二公
薦雖及之而今尚未用若此人者彼雖絕不求用而
朝廷不能用之豈所以獎廉靜求真士待殊異之品
乎節嘗私自語曰今若人而生於名卿大僚之邦求

之惟恐其後矣遠在荒遐又無有能言之於在事者而終令其自遜不使登進於朝則但足為鄉人之羞耳門下固嘗與之同為刑曹節之所言既無一字不符而門下於刑曹亦第與此君為心知其以審決獲罪亦曾同之也今能薦二州縣而遺此君節誠不無厚望門下矣數欲奉拜面談嘗不相值今敢以字通焉伏惟門下念之力以此君告於陸老先生亟超格拔擢之蓋河清難遇於此時不用則終不用也節守閒局不當言而言於門下誠自信其非私然亦慄慄然懼矣

又

喜年丈已入蜀平日感慨所欲施於人者皆在實際願年丈勉之頃寧夏之變事未易言也聞年丈無幾先之見而又勉於太過豈不慮其難哉當峻亦未有幽邃如九重於士卒之情不如此也病在倚聽中軍德意上壅疾苦下聞積然成非旦夕矣年丈以為然否蜀無邊患小有兵事所重惟在緩入年丈素望在士大夫自能以真精神相感動乃何憂吏治也弟碌碌拭目睹之而已

復鏡翁沈公書

節不佞濫竽塲屋之後連得兩卷奇古膽博足以雄天下藉以語人能得天下士而不負斯典及登榜乃知為同產弟兄而又鏡翁老先生令子也異矣哉國朝門閥科第之盛不之父子兄弟蟬聯玉綴之家若謂一元一魁同胞共榜則詫駭無前矣豈非世德之積愈衍愈長而天所以昌之駿發無量乃能有此哉

答李本立書

於邨報見有疏微及本立讀來揭乃嘆世有無形之影響無聲之響影響本無而為之影響甚矣世路之可

畏也士君子於世惟一切委之命聽議論之自定焉豈足以此介意哉見示所疑於拙言足諗用心於學此內多與世儒之論不合觸處可疑有以為腐談不足疑者矣有泛然看去不加疑者矣本立肯疑即不佞之所喜也尊意謂聞道即是成道不當說聞道又要成道然古人亦有蚤年間道垂老無成之語即達磨嵩山亦須面壁九年若吾儒又不是能悟便了曾子聞了一貫尚說不得從心所欲不踰矩不佞此語是要聞道後須有存養不貳功夫耳今學者誰已聞道未有聞姑可求以聞之也尊意謂養人禽獸孟子

不是責人非欠渾涵之語但語意原是如此不足為孟子諱自反忠矣忠之極也便是至誠可以化強暴格禽獸非忠之外又有功夫也尊意謂上知下愚非不可移不肯移耳然惟不可移所以不肯移也尊意謂性只一性見性原無異同不知性雖同尚有不見性者見性之人各有分量又何可強也若謂性同便說見同彼以管窺天豈盡見天乎程子識仁之論此先覺悟後之語本不可輕說以孔子論仁較之則似不同孔子之論仁不止說仁是萬物一體與程子語異故亦不足以盡仁不佞亦安敢安於舊見而不以

相質正也凡不佞所可疑者本立肯一一舉以相駁彼此可以相長顧此學要着實理會到有見處方許知言只信意說便不着學亦不在徒言異與本立共勉之不宣

答南臯兄書

接兩教緘知當奏最請告弟於諸公間論及年文出處皆以為至可為伯母微一封典弟獨以為文即不至可也丈所以貽榮母夫人多矣何必此哉又况它日固在也今請告疏亦不下令至當何如苦矣苦矣承教疑弟解大學知止之說以為落方所此自夫子

之遺言何復疑乎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非文王
耶文王孔子不以為落方所文以為落方所邪易之
為書在各爻不過欲人趨吉避凶而已趨吉避凶即
知止也神明默成錯綜變化本無偏主本無定迹也
故謂其有方而無方也謂其有體而無體也豈至有
落方所之累哉以知止為落方所必不知止而後可
邪文平日事必求當行必合宜非即知止之學邪文
非知止有合於大學處果能卓立於世如今日邪此
理本不可須臾離人亦自不能離之談學者徃徃溺
老莊之餘論錮釋氏之舊聞至以牽合聖言滅裂本

初之旨遂謂吾儒亦若是也以此解易又以此自解
學既不明於世不免此合彼離彼得此失終其身無
以入大學之道矣弟抱此懷亦安得日侍年丈之側
細細商確以求合併之歸哉文稱易無方體此語不
當為學者說學者能下百倍功夫恍然自得於心始
可與言無方體為下學說只教他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自此尋向上去便有歸着若知止則正是篤
行之口訣也弟嘗謂學者之實功在知止學者之實
際在知道弟之所自力亦惟此二者而已頃者在太
學心固欲舉以語諸士士鮮有能立志求明此理者

蓋舉業之奪人志久矣辱文獎借弟不敢不實吐以告耳拙言并成賢選附寄上覽正年錄一冊并寄去握手更復何日念之惘然不盡不盡

答柳侍御書

論事必熟事之顛末而審於今之所宜能言亦能行也論人必熟人之顛末而審於今之所失言之能處之也若此究心他日經濟當愈裕如矣恃在知愛敢效切磋千萬亮之

答林吏部書

壯宦塵埃中人耳南上之談禪其次談聲詩亦閒勝

今之意豈禪邪辱問及乾謙兩卦不佞謂乾健也進德業及時而已謙虛也以虛受人而已以健自揚以虛受人學豈有它術邪中有所欲及非標墨能盡聊此復不一

答沈叔敷工部書

承錫貺大篇獎借之過非所當敬珍藏之它日揭之山中蓬茅且日生色亦異世世寶之篇中深於無無之旨但亦方外語儒者論性意殊蓋蓋今所以盡性也存神者不必盡今養形可耳能踐之乎學始於知性二氏家亦同不盡今便不是率性固終不

可謂知性也安得面商之雅意思有以復勒狀并及
不盡不盡

又答叔敷書

民部林公至領諸公厚情重以大作已附書民部之
還為謝稍及養形踐形以復想已徹左右頃令兄轉
示手札誦之極見用心於學深為世道欣幸來諭云
試以片時取靜頗覺覺識煩動無能暫寂不取靜時
或反有之却屬昏鈍非本來究竟廓然之體夫廓然
之體不以境異取靜靜也不取靜靜也取靜反動者
是未能見廓然之體也象山先生曰纔一收斂便與

天淵相化是取靜即靜乃後悟上得之所謂明得盡
渣滓便渾化也取靜反動却不得答取靜之非答在
功之未至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此亦初入手
一着急救妙方也不取靜反靜者當其有事心在事
上是亦靜也若心在此事又牽於他事無有定主便
非靜也能令即心即事體用合一要非深造自得者
不能其次莫若隨事自存視必心視聽必心聽言必
心言動必心動久之機亦熟而心常存矣誠務究竟
本來廓然之體舍此二端奚由哉來諭云先儒將格
致說得稍支離固非近來却將致知說玄遠尤非聖

賢教人一步緊切一步豈有反支離玄遠之理蓋人之明德本極明了卑被人我見障住于此校勘得明于天下無絲毫間隔矣此論大學格致尚覺踈漏格致本旨只在知本知身之為本意自誠心自正身自脩蓋大學恐人丟下自家只管責人人之不學學之不力病源只在此尊見已是一段議論只如此解格致便不喫緊若知身之為本那更有人我見障住故向鄙見云知得家國天下原是吾之一身又知身是本家國天下是末庶為盡之夫子嘗言信而好古凡古人之言只就古人看去不得以己意亂之不佞讀

大學不敢於本文外加一字足下卷之八言一為幸更詳覽有疑望即見駁承蕩蘭之問似有些意思足下當今年舉子有之乎便亦幸示

荅沈仲潤吉士

節謬謂此學無人理會它人聞之以為狂矣乃足下瞿然而發深省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信然哉然謂節無可疑此亦足下不疑處也凡見人語言有盡當於心者則不疑有不盡當於心者則疑疑則問問則思思而不得則辨辨而終不當於心則置之辨而終有當於心則亦不疑矣足下於節之言未必盡當於

心然而不問不辨是以為不足疑也不然則是不知疑也夫足下豈不知疑者哉節之言可疑則多矣節非敢異言也亦間與世儒之論不合其不合者必不盡當於心於此致疑焉問焉辨焉節之說窮矣是終不當於心也問焉辨焉終有當於心焉是則疑之效也明生於疑不疑不明也今之為言者不及古人聽言者以為人不古人也忽畧看過以為無有異也嗟乎何怪其不疑也歟先儒最喜人疑曰大疑大進小疑小進節嘗發疑之端矣願足下之疑我也

又答仲潤吉士書

古人看得學問一事最意思其行下此語下有幾不問不辨謂直是姑待以日之心豈以問為第一義者哉足下不肯甘心於此其意之見有志若以為能疑亦不敢許夫疑者有大小疑如讀吾道一以貫之六字不能如曾子之唯是尚在疑境而不疑不可謂之能疑矣疑之而不問不辨欲以幾於無疑不可得矣學問大頭腦處一了百了此大疑也如論用功有古人言之而後儒見解各異承傳不同須的然明其非是有後儒言之而超然獨得與俗殊趣不經有道之定評未敢遽然信之尋常章句

之間要亦學術所關此小疑也大疑則大進矣小疑則小進矣足下於此何如哉所疑取靜之非至引陽明之言求靜之心即動然則孟子之求放心非乎無事時且靜坐可以收斂向外之精神亦即居處恭之云耳况初入手何可少此一段靜功也取靜反動亦非令弟鬧中之言也未得寸寸念自生足下特未暇取靜驗之耳無事能靜有事心在事上這便是存心養性之功合此二者足下何以能究竟哉所疑知得又知竟不言何故此足下未詳格致之解不用另詳盖心無兩用足下方攻文詞即志欲涉道之津涯豈

遂捨彼攻此聊辨說之耳雖然肯相辨說即是有志不佞為唐突語激發其氣從此發憤降心抑念沉潛於道便是剛烈丈夫斯道有攸賴故深有望於足下願足下更有以復我

與浙江巡撫王弘陽書

自頃明公有撫浙之命莫不謂東即患倭不虞浙矣繇素望卜之也不封不貢沿海已有釁端增餉增兵地方最喜騷動至有事則急為夫兵交而後戰戰而後習浙素習倭者令倭至老先生樽俎定之矣匪佞匪佞節存私念未傾寫於台駕之行敢命楮人布之

德清故鄉先生白石蔡公嘗守敝郡節親蒙造就於
未為諸生時也今即世久矣師母吳夫人始在孀居
年甫二十耳白石師艱子既沒而遺孤在抱吳夫人
撫之成立及以官生授光祿署丞陞惠州通判則又
沒而妾有遺腹又賴吳夫人多方保護之幸舉子八
齡矣初適而守早寡之操女子而力撫兩世之後以
存蔡氏之祀垂三十年內外無間言存沒鮮遺憾恐
海內不多有也制節婦年五十乃得奏聞旌表蔡母
年已四十八視五十在旦暮即例不應旌格明公誠
念其難能之操與兩存遺孤之義特下所司褒勸以

為它日地亦所以慰先師而
受罔極恩無所藉手報之地下
此亦即節所以報矣恃知已在故敢冒昧以言伏惟
明公亟圖之節不任惓惓

與梅衡湘中丞書

逆孛為難我兵不支持久觀望渡河無策文自請視
師仗劔臨塞首䟽邊臣罪狀以聞

天子震怒既賜劔更置有詔逮繫人始凜凜謀向城
抗逆然莫能誰何文以監軍顧獨激烈前茅拍授籌
畫奮臂登城賊衆乃就縛矣功成人今其功賞定衆

冒其賞處功之右從賞之薄殆天不欲以一勞盈其志而累積所樹以垂于竹帛也文今躬邊務矣宜何以振玩弛鞭笞諸虜首拭目觀之自丈之西還至于有新命汲汲一見顏色而竟左承翰示聊布嚮慕衷曲惟丈勉旃終圖之不盡不盡

答弟信卿書

弟看我勵志詩獨喜後四首馮琢吾亦有此說然但以詞論也我不謂然試以吾意論之心體本空七情之氣入焉而障洗濯此心使氣沈沈毫不為滓則空體復矣此景難以言語形容惟獨覺其妙耳又不可

旋取旋得要涵養歲時蓋學以悟得機不由己神所自遇性本同具其事却易但要知為學之方也且學為儒者不是空談百事自當世情不肯講學及至用處便錯大難禁矣士莫不自謂講學提着即醒不提即放下此未裁根也既不着根俗氣凡情豈不足厭有志者宜蚤求方法雖在獨處亦不輟工夫試看夫子宮墻舉足始入心方寸耳靜後便寬不學不靜不靜不寬學胡可已也學只在六經不求六經而驚異說是身居長安覓長安也豈不謬哉人心易為外境所轉外事紛紜了不關便是無心境界如此然後能

出塵窠也伊川先生舟中遇風波斂容危坐人問之
曰心存誠敬耳有告之云心存誠敬不如無心蓋必
如禹之視龍猶蠃蚗可矣人遇惡境亦如禹之視龍
又豈塵中人哉此非可取必於靜要在事上鍊捨却
眼下譬若蓄火着物又燃矣蓋儒與禪異禪逃世儒
住世日與世媾禪安能為我謀也吾道坦夷不涉幽
渺終日矻矻本為易簡擴而克之火燃泉達漸引出
來機不可禦久之則到無心境界矣若求之於禪便
如身在他鄉迷失本宅勞勞千蹊萬徑不愈騫愈遠
我孔門論至誠參贊人無問及者自視小矣不知生

身天地間原與天地無異何足訝也去其蔽我心者
心體始呈露從此養到醇和如春之溫萬物自我育
天地自我位矣此未可易言靜中有悟乃與塵俗脫
遺不問閒忙常存不失矣悟者得之於疑微言可疑
處仔細討求何患不悟哉凡此四詩因韻寫意因意
為韻非意所存不敢道也恐弟謂其詞之不工不肯
寓目不辭喋喋誠願與弟共勉之耳

又答弟信卿書

得弟丘處書又得李處書甚悉承弟為我踏旱傷定
租數勞費神思何以廷棟又舉女八字却好養也弟

自列平日學問且謂學以為已而已語極懇切但不知所云自得得個甚學不可不以此為的亦不可以少得為得忘食忘寢學此思此偶然有見無復疑矣乃是真得得之於耳得之於目與未得之於耳目不得之於耳目皆自知之觀人者觀其言耳當時天津公在郡吾兄弟三人同為學又老父在上使生意蒸蒸日上蒸於一家其後老父不幸即世季弟捐棄存者吾兩人耳生意頓覺蕭然我又垂老無成弟安可不自振作誠願共偕於大道不愧老父之存也天津與楚陽同諸公共八位舉入石鼓之祀以視唐宋來寥寥數

公為多以視未與此者又為少矣季弟之與不敢望也河下居民火災余謂里人宜以此時改圖以店就市以居負城面水後有所恃而不空前收其勝而不俗且將發秀效靈豈至常被災耶煩傳此語勿復坐空面墻何如何如

答南臯兄

向承年兄示知止之辨弟直據粗見以復今使來又蒙諭及諄諄滿紙則恐弟之執見於所止也幸甚幸甚但弟日自循省惟一刻忽畧不知求止便謂之錯過實不聞恐知止為累以此密證以此語人亦無二

功年丈既已疑大學啓後儒紛紛之異同則於弟之見本相齟齬安望點頭道是也哉中庸大學二書立言不同理則一致今謂大學落階級不如陽明以一知字包之何其篤信陽明輕背孔曾而視遺經為叛道之書也良知二字在陽明未為非以抹窮理之支離亦自痛快若謂可正大學之失則年丈過矣文王之敬止不似學者之求止此亦自然之階級文王從性中流出來不思不勉可以語不顯可以語休復學者不能一一從性中流出來要當擇善而固執之安得遽語不顯安得遽語休復譬如真仙之游四方便

能乘虛御風不見行跡學仙者之在世間且須步步在地上便難希冀於丹成之後所受用也夫中庸固首言性矣知性者誰乎弟亦豈敢謂人皆認得性字透哉即如禪家以見性為宗五祖之弟子只得一個惠能傳衣鉢其餘力求之不得至欲害傷性命以劫之豈可言凡學禪者皆知性乎奈何今人之輕談禪也世不知禪而強欲勦禪者之口吻謂無色相故弟謂今人之皆偽禪也其日用間不能無破綻禪者之不能為我謀也乃若吾儒之論性異是矣性無仁義也而仁義根於心無而有有而無非若禪之無而無

也能知此謂之知性能盡此謂之盡性聖人窮神知化盡性至命境界未易語若此我既未能至方恐好學力行工夫之不前雖休勿休矣休則跬步坐失况望如文王之敬止哉年丈看神化性命太易當兢兢學問時便討後來受用此自近日學者之通病而溺于其見未易擺脫弟終不欲自捨家舍以從之也何如何如以年丈之為人而又薦志於學宇內無兩安得日共一室夜聯一榻仔細商確以證明此道疏至再上未有握手期豈獨世道之不幸哉狀去萬惟更批駁又當虛志以俟也

與亨甲書

賢婿欲余字之夫甲干之首也木德三春之甲本王於孟春然則甲之亨孰亨於此哉乃字曰孟春春四時之元孟春又春之元也繹其義求之於心必也體元德乎元之於人仁也仁則滿腔皆春親親仁民愛物皆是乎出此之謂元亨質之尊君以為何如

賀沈蛟門先生書

諗惟簡在宣麻二五利見哲人用關國運之嚮隆東山出慰蒼生之顛望豈徒羨夫遭遇莫不想其風猷恭惟老先生星降海靈帝師王佐宇內之所仰重久

後霖雨之施後學之所歸依日積樞趨之類有如節者素緣厠跡館下亦常辱在眈眈遙睇干旌莫緣蒲伏祇用競懼何以自宣謹差人肅荒楮上布賀私仰惟鑒存不任屏營之至

與李朱山書

此學無人理會踴有志者只剽禪語榛蕪益甚此亦有因學人輩見聖學於迹精視禪而謂聖人之言粗不知其所謂精者只坐不知彼不知聖蘊之精又惡知禪之精哉朱山公脫然流俗之上絕不為禪衲語故一見而兩相契也快極快極來教乃謂節受用一

中字節自循省不能也必得之然後能受享之此中最難湊泊纔精神不向內求便不能微緩用時精神一毫不到便不能精緩頃刻無此功夫便不能一故大學首在知止一念之知帶如鳥於丘隅便有下落節不佞日用庶幾此二字耳當其無事漠然無知不作知止想此又勉焉孳孳而未能者也奉教獎借有所未安敢直吐露以俟裁正仍乞與何山細論此不宣

復李推官書

古道之難自昔嘆之不又曰自古高人方又圓乎不

佞嘗以車喻方者所以載也圓者所以行也不有載者雖行無取不有行者雖載莫施足下以為然否

答王竹溪

曩見託為劉岳村壽篇偶興至就草欲以塞此諾責忽有所感不無阻碍然豈能於諸公不通半語哉何不可也已復思之畢竟未安且非深交也不如其已敢直以告千萬亮之

答督撫邢崑老書

鍾山吏隱喜奉清言特遣專征播夷心屈旦夕就擒劉示委曲告諭當亦輸志獻誠以聽處分惟是近來

御見難使之信在今日不免多費心力耳又邇來議論繁襍不思而持所見未為而掣其肘作事固難古人成功必歸福將天欲以西南平定福明主以經營告成福明公自當與以可投之間而輻湊之也拭目俟之使便削牘此復并以候瑣喋不宣

答吳太軒書

向承手劄疑薦恭天下平須有區處今講學者脫略政事幾于語體遺用恐不是此疑是也平天下有德有政德所以化也治之則以政政所以治也化之則以德薦恭之化豈能廢政以治乎九經三重皆政也

又示善端之發不免私欲纏撓不能擴克此學者通病亦只是無真志真志一立私欲何得不斬絕三近之學雖無次第能知耻方有真志足下謂耻不如人之心尤當先之果然果然耻其好學之未至耻其力行之未至則好學力行自不能已矣好學力行便是擴克之功今講學者皆云大道之要不假擴克夫千里之塗不舉足而自至有是理耶時論猖狂不足深辨但能自辨於入門之始居常發耻不如人之心好學以求之於古人力行以體之於日用不患不至於聖賢矣遠在江湖不能面悉草率以復幸裁擇不宣

答周海門吏部書

蒙賜教學的教衡新刻足窺年大成已成人盛意弟在此中少有新聞新見可以啓發愚慮者受讀不覺心目頓開已復紬繹之不容不詳悉商確敢盡言以質象山先生在白鹿為晦翁先生說喻義一章能使晦翁愧屈諸生至於流涕蓋晦翁平日聚諸生於白鹿只教他讀書窮理踐履躬行心之隱微病痛之根却不曾與之提省故於此不覺爽然自失有負愧何言之悔諸生亦只依着白鹿的規條以為如此用工已自不錯一說着病根尚不免汨沒於場屋徒志於

仕宦真是腦門一針自心安頓不得故其流涕亦是他的意思原欲做君子也以此見當時晦翁教授諸生的實當做一件事若今之學者逐隊而來會會畢而散去全不曾有求學的真志向使象山先生在講席發揮喻義之旨極其痛快有能流涕者乎無矣即如晦翁先生自以在此不曾說到這裏此即先生不可及處今之稍號知學者意念原不真切何肯愧屈於人此等大病痛人只不肯道破年文以為然乎哉夫教學非二功也成已成人非兩事也即喻義二字便是學便是教孔子以此垂訓象山先生以此醒諸

生孟子亦言集義頭腦只在求放心求放心即是求仁平日學問只是要求仁求得仁在纔說得喻義無摻和無夾雜然使知仁而不知義不復用集義工夫又是以義為外終無得於義也夫理無定名學只一路因喻利者言故曰喻義因外義者言故曰集義合體用而言故曰仁義求仁集義是也然皆各為一篇未易通貫至語道之所以不畔則夫子博文約禮二言千古論學之要旨無以易此矣博文所以求明此心也約禮則居常力行之要訣也此語不明於世晦翁先生既不無支離之病陽明先生亦只以良知教

人未嘗不說博約而博約之說非也夫其不知博文則何以自明此心不知約禮則何以自復於禮雖其所謂致良知者已不墮於支離之病然而不明此心則是終身不聞道也不復於禮則是終身無成功也安在其不畔道哉乃若天泉橋四無四有之論愚愈惑焉錢緒山公之稱師說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其分心意知物非大學本旨姑不具論其謂無善無惡心之體是何其不知心體也心無仁義也而仁義之根在心無禮智也而禮智之根在所謂中者天下之

大本也以無善無惡言心體則發之為不學不慮之知能安從來耶孟子道性善又已分明而何乃復為異論耶於此不明則言言皆成影響而龍溪王公亦謂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以其資之高明惟有見於無心無意無知無物之理即謂超悟而自克自治不復有實落工夫矣佛是世外人事少干涉頓悟本心一了百當吾人終日在事上復鮮真詣何得遽言無心之心無意之意無知之知無物之物事亦焉遂妥貼故未能知心務以自求此心一得本心尚須隨事照察蓋正心者所用以脩身也目知視耳知聽口

知味好知惡惡知美脩孝脩弟脩慈非謂心正身即脩不復脩身也故謂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脩工夫似矣乃又云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何其自相矛盾乎且使學者徃徃未悟認為已悟中下根自命為上根人孰不左袒龍溪孰復為善去惡又孰不樂於高談之芳齒頰侈然繩檢之外而猶以為放達哉然後信孔門之博約乃所以不畔道徒欲採其支離早已流於猖狂尚望適於道哉弟自稍有知識今三十餘年深揣德微不敢昌言以明斯旨幸

覽年丈新刻而懼孔子之學晦而莫與明也特在年未可以縱論乃爾妄意罄陳用相切磋誠不宜又為高談者樹赤幟也豈其不亮弟而目為誕哉倘不謂然異各虛心求之孔孟

答楊貞復宗伯書

丈在南已旬月若諸老肯處即來此中日相與談說此學豈不痛快且為具區丈地也見示身為本乃不及心何也身本也心大本也知止知本語脩身也知止孰知之知本孰知之心也不空此心心住所迷當下不知矣此所以脩身在正心也此心空空與佛不

殊佛淪於空不復知止知本施於家國天下路逕之
差便只在不知止知本上也知止即知本也不知止
即是不知本也此因佛生西域他是他的教門我們
只看孔子的教門却須知本又須知天下之大本博
學學此而已取善取此而已如文所云以孔子為標
的經正則庶民興是也又何必博學取善於彼哉原
自一條直截大路尚恐行之不至安得閒情贖日盤
旋乎旁谿曲逕之間哉文云先王有道則四夷為之
守然未聞有道之世淪溺於夷狄也今

天子在御不免東征西討或乃許封許貢以示羈縻

即在先王但曰四夷咸賓而已重譯來朝而已不使
之徙居內地釀患他日也况於我的教門我自守之
彼不入而誘我以為彼用幸矣彼安能為我守乎孔
子之教本自廣大精微本自高明中庸却被禪衲輩
人稱揚彼教凌駕孔子之上清通之士相與隨聲附
之此之不遑學猶欲博學於彼此之未足善猶欲取
善於彼即無有真嗜佛者不過浮慕其口吻之餘沫
然而一唱百和不勝和者之衆而孔子之教徒以業
科目梯青紫董乃存其一綫捨此趨彼士風頽然安
在其不淪溺於夷教邪若謂借兵突厥昔賢有之終

當繕兵固壘勿反為突厥所乘必欲護持教門還當徑求之孔子力量縱不能一槩芟夷第與二三同志共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孰以為不可邪丈以佛法來從西域譬之黃河亦自西域流來然河與佛從西域來道則從維皇而降不從西域也河於中國有利有害佛於中國攻之則害安見其利也不言利害則已矣如以利誠求之孔子安見其有不利也丈又謂吾道未明之前彼亦有力雅意為彼護持耳弟於此殊無考證相傳濂溪先生曾與壽涯語今太極圖說與通書皆明易不知其出於壽涯也象山先生則是

自悟本心非得之禪止以不甚理會大學意旨見在無意以疑誠意謂疑於禪然自明道先生而後見道大儒多只說心蓋皆有似於禪微異乎孔門之仁教迄於今皆是也禪者之說又乘於其間兩相合則兩難辨弟方以為道之不明彼亦有力顧又多其力哉凡弟所言驚駭常聽當孔子二千餘年之後而獨稱引孔子之遺訓以共商確自不入採納惟弟自信三十年來所自見斷斷可俟於後世故不得不於相知深處感激而強聒或可自託於葑菲惟年丈更示我

本草綱目卷十終

